

中华传统五经经典解说

管子解说

全本（上）



华夏出版社

管子解诂

张小木 编著

(上)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管子解说. 上 / 张小木编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9.9

(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解说)

ISBN 978-7-5080-5386-8

I .①管… II .①张… III .①法家 ②管子 - 研究 IV .①B2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623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印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装订

720 × 990 1/16 开本 42.25 印张 671 千字 插页 4

200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68.00 元 (上下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你所不知的管仲

管仲在当今社会的知名度，显然不像孔孟和老庄，有诸多文化名人的追捧宣讲，使得孔孟老庄在坊间几乎无人不知，排着长龙般的队伍购买其名人专论的情景曾经是蔚为壮观。如今，人们常拿孔孟老庄的话引作经典，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真有学问。

而管仲呢，恐怕国民中只有少数人才知晓了。因编著此书，一日偶然问一个当编辑的朋友是否知道管仲，朋友先是摇头后又点头，一脸思考状，却说不出所以。我不知他是何意，于是再问，他的脸上便微微泛红，碍于我将他问住，而不敢直视我热盼的眼睛，因怕我深究而不好说知道，又怕我说他孤陋寡闻而不好说不知道。直到我说没别的意思，只想看看管仲在当今的知名度究竟有多大，他似乎才放松了警惕，有点尴尬地耸耸肩膀说，只是略知皮毛而已，管仲就是管子吧，如此说来差不多和孔孟老庄同时代了。

如此笼统的回答，虽说细究起来有可能误差三四百年，但好在还算不太离谱。这件事进一步印证了我的判断，熟知管仲者甚少矣！

开篇就说这些，绝没有贬抑读者的意思。只是想说明，管仲的确可能离当今社会的时尚元素远了些，再加之某些历史的原因，才使他渐渐偏离了大众的视野，《管子》一书也常常是立在图书馆的古书架上静默地被尘封着。当孔孟老庄一次次被当今的文化名人套上时尚的绣袍而闪亮登场的时候，管仲却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独自静坐，偶有少数关注历史文化的人才会掸落他冠冕长袍上的灰尘，透过他那庄重安详的面孔去解读他那曾经活力四射的灵魂，然后禁不住连连惊叹道：管仲，真乃盖世奇才啊！

是啊，曾在春秋时代叱咤风云、名震天下的管仲，为何被历史和今人这般冷落了？细想因由，感觉不外乎有两点：第一，从统治者的角度说，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渐为正宗，儒家变成了儒教，特别在后来两千多年里，儒教和封建政体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形态，从那时起，管学便和其他学派一样开始受到冷落，管学的许多观点因与统治者的需求不符而被贬抑排斥，因此管学便渐渐脱离了历代统治者所主导的社会

风尚,人们对他感到陌生也就不足为怪。第二,从民间的角度说,一方面因管学远离了主导的社会风尚,所以作为其领军人物的管仲自然也就不可能活跃在大众的视野之中;另一方面,因百姓更喜欢与自己的现实生活较为贴近的经验和理论,所以作为高官显贵的管仲,他所关注的问题与平民百姓所关注的问题相距甚远,或许正是这两大因素影响了民间对管仲的关注度。

的确,管仲的官做得太大了,他官位做到了宰相,连鼎鼎大名的齐桓公都将他尊为“仲父”,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老人家说出的话、考虑的事都十分高远,关乎君主统治,关乎国计民生,关乎称霸天下,一句话,他的书似是写给那些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事家、历史学家们看的,离平民百姓所关心的柴米油盐繁衍生息相差太远。话说回来,人家孔孟老庄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基本属于学者、智者、圣者,几乎没有一辈子里都做大官的:老子一生没有从政的机会,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档案管理;庄子一生也没做过大官,充其量当过一个小小的漆园吏;孟子一生基本是在游历讲学,是一个勤勉执着的学者;略有不同的是孔子,数他做的官最大,但不过是个司寇,主管刑法狱讼的官,为官的时间很短,他一生主要是在周游列国,宣扬政治主张,致力讲学教育,他经历的坎坷屈辱数不胜数,因此更加关注世事人情。总体来讲,他们都不是高官显贵,而是平民中间的一分子,他们既关心国家大事,也关心民间小事,于是这就拉近了他们与百姓的距离。特别是在今天,人们热衷于修身养性,热衷于健康长寿,热衷于生活哲学,这些内容在孔孟老庄的著作中笔墨颇多,而在《管子》一书里却不大多见。只从这个角度看,管仲和管学似乎很难投大众所好了。

但是,管仲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不了解他,不了解管学,就不能自诩读懂了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就不能自诩真正读懂了孔孟老庄。因为,在管学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已经融入了儒、道、墨、法等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在孔孟老庄的著作中,也多有关于管仲的记载和描述。管仲的伟大使他沉默千年但并未消失,因为历史从来不敢忽视这位卓越超凡的巨人。

如果你现在对管仲还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的话,就来仔细研读此书,透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和深刻独到的言论,了解一下你所不知的管仲吧。

早年的坎坷

■生年之谜

管仲,名夷吾,字仲,大约生于公元前728年~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45年。

管仲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初年,社会十分动荡,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周王室,自平王东迁以后,地位衰微,对诸侯各国已经失去了威望和号召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称做东周。东周不复西周之辉煌已是显而易见的事,西周曾拥有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到了东周,强并弱,大吞小,只剩下一百多个诸侯国了,而在政局上与周王室关系较为密切的只有齐、楚、秦、晋等十多个诸侯国。即使是诸侯锐减,天下也并不太平,而是相互覬覦,伺机称霸,周王室的地位真是危如累卵,加之四夷交侵,趁乱打劫,不断滋扰王室与中原诸侯,天下大乱难成定局。

管仲从生到死,齐国经历了三任君主,先是齐僖公,再是齐襄公,后是齐桓公。管仲刚诞生那年,齐僖公即位不过三年,僖公在位三十三年,他卒时管仲恰好到了而立之年,管仲的从政生涯赶上了僖公执政的尾声,他从僖公手里接过了其子公子纠,悉心辅佐。齐僖公死后,他的大儿子公子诸儿即位,这就是齐襄公,由于襄公性格暴虐,刚愎自用,作为辅佐其弟的管仲日子自不会好过,整日担惊受怕,忍气吞声,不得不携纠逃亡。好在襄公命不长寿,只在位十二年就一命呜呼。后来公子小白坐上了君位,这就是齐桓公。桓公在位四十三年,管仲基本可以说是从始伴到终,忠心辅佐,直到死去。这公子小白是襄公的另一个弟弟,管仲本来辅佐的是公子纠,怎么后来又易换其主,辅佐起齐桓公了呢?这里面大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但这是后话,自会在后面交待。

这里,我们要探讨的是管仲的生年。

有一种说法,管仲卒年确定,但生年不详。管仲生于何年何月,未有史料记载,不过从他早年的经历能够大致推算出他的生年:在接受齐僖公之命辅佐公子纠之前,管仲经过商,当过兵,入过仕。想想看,就算管仲早熟,从十八九岁就开始经商,要积累如此丰富的阅历,至少也得花个十年八年的光阴,这样,在接受齐僖公之命那年,他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八九或者年届而立了。问题是,齐僖公哪一年召唤的管仲呢?虽没史料记载,但也不难

推算。齐僖公卒年有明确记载,是公元前698年,他总不能在要驾崩的节骨眼上才想起公子纠的教育问题吧,按常理,他该在驾崩的头两年,也就是发现自己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牵挂公子纠的教育辅佐大事,于是才想起召唤管仲这么个阅历丰富、聪明睿智的老师来辅佐二公子。这样,管仲的生年就大体整清楚了,齐僖公驾崩的头两年,也就是公元前700年授命于管仲,那时他已是二十八岁到三十岁之间。于是也就不难做出结论,管仲大约生于公元前728至前730年之间,享年八十余岁。

但有人反对上述说法,认为管仲卒年为公元前645年的确不假,死于相位也是事实,但他死的时候并非八十余岁,最多不过六七十岁罢了。其依据是,《礼记·内则》就大夫做官有“七十致政”的说法,也就是说,到了七十岁就该交班退休了。照这种说法,管仲还没等到交班,就在相位上病故,因此他一定不会超过七十岁。要是按照“七十致政”的规矩,往前推算,管仲生年大致是公元前715年。好,姑且相信管仲这年出生,那么到他辅佐公子纠时才不过十七八岁,可信否?即使我们相信,他聪明过人、才华过人,被齐僖公发现是个早熟的天才,请到了宫里去,那他早年的经商、当兵和人仕的经历总不能一笔抹杀了吧。管仲的这些经历在史料中有过不少记载,特别在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详细提到,如果我们不得不认可这些经历的话,那么管仲要在十岁左右的年纪就开始浪迹社会、经商打拼了。可能否?笔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说法也就不能成立。

现在,我们姑且就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管仲的确死于相位,但因功勋卓著,英名盖世,他的待遇肯定不同于其他卿相,加之齐桓公又离不开他的得力辅佐,他完全可以不受“七十致政”的限制。因此,管仲八十余岁死于相位也就不足为怪了。

■身世莫测

要弄清管仲的身世并非易事,但《国语·齐语》韦昭注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线索,其云:“管夷吾,齐卿,姬姓之后,管严仲之子敬仲也。”

由此可知,管仲的父亲名叫管山,字严仲,或字庄仲。但管山的事迹没有史料记载,可见他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为什么管仲姓姬,却没有叫姬仲,而称作管仲呢?因为在先秦时期,姓和氏是有所区别的,男子一般都称氏而不称姓,所以就不能称姬仲,只能称管仲了。而“氏”又是怎么来的呢?古人取氏,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以封地为氏,天子把哪块土地封赏给你,你就用那里的地名作为氏。管氏得来

就是如此。

管氏受封,据史料记载最早的故事是这样的:周武王灭殷后,分封功臣谋士,于是把管这个地方封给了弟弟叔鲜,从此后,叔鲜就称管叔或管叔鲜了。管地在哪里呢?在今河南省郑州市,管氏家族就是从管叔开始在管地发展而来的。

所以,从管仲的祖系追溯,他曾出身豪门贵族这个说法还是立得住脚的。管叔在当时的地位很高,不光因为他是周文王的三子和周武王的亲弟,而且在武王灭殷后,还将殷地分为三国,分封纣子、管叔和蔡叔为三国殷民之监,称为三监,也就是一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如果管叔后来发展顺利,成就个王业霸业应该不成问题,可不幸的是,中间出现了变故。

周成王时,管叔、蔡叔和武庚这三个人见周朝动荡不安,心生叛逆之心,于是三人合谋发动了叛乱。后来,鲁国始封君周公旦和齐国始封君姜太公用三年时间平定了叛乱,结果可想而知:管叔和武庚被杀,蔡叔被流放。传说后来天子复封了蔡叔之子,而管叔后人却没有如此幸运,由于祖上留下的污点,也只能安分处世、保命为上。

关于管仲的祖籍,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管仲是齐国人。齐国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山东北部黄河下游一带。管族始祖管叔鲜的后人中虽未有达官显贵,但历经数百年,到后来已多有分支迁移四方,其中管仲家族的支脉早已在齐国繁衍生息。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管仲不是齐国人,而是颍上人。其重要依据就是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一句话,说管仲为“颍上人也”,司马迁是汉代史学大家,他的记载由不得人们不信。而这“颍上”又在哪里呢?颍,是水名,也就是指今天的颍河,颍河流经河南许昌、安徽阜阳及颍上地区,从正阳关注入淮河,它是淮河最大的支流。后人理解司马迁说的“颍上”有两种歧义,一是指安徽颍上县,一是泛指郑州以南的颍水上游一带,由于安徽颍上县距管氏始祖封地很远,管氏后人迁移至此的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姑且相信第二种理解。

由此可见,管仲的出身虽属皇亲国戚,但显赫的地位早已中断,到了管仲这一辈,已经没有任何辉煌可以炫耀,没有任何地位可以称道,完全靠着自己的辛苦打拼混迹于世,一句话,一切他都要从头再来。

■早年经历

管仲因家境贫困,又要赡养老母,所以很早就出家打拚挣钱,他开始在位于泰山以南的南阳一带经商,做小买卖,风餐露宿,饱受屈辱。这个

时期,是他生活无着、事业无望的最为穷困潦倒的时期。

正如《史记·管晏列传》中所描述的:“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一段,是管仲早年经商生涯的真实写照,管仲一心想改变穷困的生活窘境,于是挖空心思与生意伙伴计较利益得失,但对方总是宽宏大量,从不与他斤斤计较,这样才使得他能多得一些蝇头小利,也使他在痛苦的磨难之中与这个处处体贴忍让的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经商失意,管仲想到了仕途,他认为这条路也许能满足他养母之需并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对此他满怀信心。却未曾料,仕途之路更加坎坷,他多次入仕,多次因劝谏齐襄公而被罢黜,甚至使家庭受到了牵连。对于他的这段经历,历代大家也是多有理解。《说苑·善说》中孔子这样评价他:“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史记·管晏列传》中司马迁也这样写道:“我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这里的“三仕”和“三见”未必指的是三次,而是指多次。总之,管仲深感自己仕途不顺,命运多舛,是因为生不逢时,是因为命运不好。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管仲只好去当兵。但这管仲是个孝子,他想到老母在家无人奉养,便心痛难忍,萌生退意,于是多次迫不得已开小差回家探母。《史记·管晏列传》中如是记载:“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总之,在管仲而立之年以前,一直是身份卑微,混迹低层,生活动荡,无人赏识,不被重用。但正是由于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磨砺出了他的坚强意志和坚忍不拔的个性,正如孟子从管仲的人生经历所感悟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管仲坎坷的早年经历,使他真正了解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培养了注重实际身体力行的风范,也为他后来施展政治抱负成就霸业理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辅佐公子

虽说管仲早年历尽坎坷,但他并没有悲观失望,他看到世事艰辛,人民贫困,天下混乱,于是他那颗不甘寂寞的心越来越被强烈的政治抱负所鼓动,他渴望救国救民,安定天下。

不久,上天赐给了他一个机会,即使这个机会离他所期望的舞台相距甚远,可他还是不失时机地把它牢牢抓在了手中。

上文说过,齐僖公生有三个儿子:公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僖公给他的儿子们分别找了老师,派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派鲍叔辅佐公子小白。这三位当时都已经做到了齐国大夫的高位,至于管仲后来怎样得到了齐僖公的信任,当上了公子纠的辅佐,史料中没有记载。

单说三人担当公子辅佐这件事,就可以看出管仲的政治眼光和抱负非同一般。管仲当时是欣然听从君命,做了公子纠的辅佐,召忽也没说二话,只是鲍叔暗地里对齐僖公派他辅佐公子小白十分恼火,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觉得僖公瞧不起他,他决定推辞不干,又怕得罪了僖公,于是只好在家装病,足不出户。

一天,管仲邀上召忽一起去看望鲍叔。两人一进门,鲍叔就诉起苦来:“现在全国上下都看出公子小白没出息,成不了大器,可君主偏偏叫我辅佐公子小白,这不明摆着嫌我鲍叔没能耐吗?我决不会受命,你们都是我哥们,可得帮我出出主意,看我该怎样推了这差事。”

一听这话,性情直率的召忽深有同感,于是立即附和着说:“鲍叔啊,你如果不想受命的话,就一直在家装病不要出门,我就对君主说你病得快要死了,这样一来保证你能免受处罚。”

鲍叔点头同意,正为有人帮忙而高兴呢,忽然听得一声斩钉截铁的“不行”,只见管仲站起身来,对鲍叔说道:“我们都身居高位,不能随便推辞工作,不能贪图安闲,现在还说不准将来由谁来继承君位呢,我看你还是快快出山受命吧。”

这时,站在一旁的召忽还是想帮鲍叔一把,帮他尽快解脱痛苦,嘴里不停嘟哝着说,公子小白肯定做不成大事,肯定执掌不了国政的。

虽然是一对二的局面,但管仲毫不示弱,也毫不灰心,他坐下来,从两位公子的为人处世和脾气禀性等方面耐心地分析起来:“你们俩想的都不对。现在齐国人都憎恨公子纠的母亲,这肯定会牵连到公子纠本人;而齐国人又同情公子小白没有母亲,这个因素你们想到了没有?公子诸儿虽然年长继位的可能性最大,但他品德恶劣,以后的事前景难料。依我看,安定齐国的人,除了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再不会有其他人了。这公子小白为人不要小聪明,性情虽急躁了些,但做事尚有远虑,只有我管夷吾才能了解小白的心胸。如果有朝一日天降不幸于齐国,公子纠即使继了位,也成了气候。到那时,不由你鲍叔辅佐公子小白来安定齐国,还能有谁呢?”

管仲一席话说得鲍叔茅塞顿开,可他并未言语。心直口快的召忽忍不

住了,他感到管仲的话有点不合道义,于是针锋相对地说:“如果百年之后国君下世,有人夺走了公子纠的君位,我肯定不会苟且偷生活在世上,而要尽忠先君,以身殉死。”

到此为止,对鲍叔的劝说已经变成了管仲和召忽二人的争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管仲认为召忽的观点太狭隘,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怀,于是反驳说:“我作为国君的臣子,是接受君命维护国家主持朝政的,怎能为公子纠一人而死呢?如果国家败亡、宗庙破灭、祭祀断绝,我都可以为之而死,否则我就要活着。我活着对齐国有利,而我死了对齐国不利。”

听了管仲博然大气的话语,鲍叔的思想已经完全转变了,他深深佩服管仲的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又为自己的狭隘短视而愧疚不已。他最终听从了管仲的意见,接受了僖公的任命,竭尽全力地辅佐公子小白。

■奔鲁投莒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君位由长公子诸儿继承,他就是齐襄公。

齐襄公刚刚继位,就得罪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公孙无知。公孙无知是襄公的父亲齐僖公的母弟所生,从前深得僖公的宠爱,无论他的衣着穿戴和礼仪规矩都享受与长公子诸儿一样的待遇。当时的诸儿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可也不便对父王急于表白,只好佯装无事。齐僖公一死,继承了君位的诸儿再也忍无可忍,首先罢免了公孙无知的一切特权,使公孙无知极为恼火,怀恨在心。

接着,襄公开始排斥异己。这年夏天,他派连称和管至父戍守边关,下令二人到第二年夏天才能回来,也就是说,戍守期长达一年。结果一年过后,襄公并未召回两人,两人请求派人接替,没被允许,于是他们也对齐襄公心怀不满。两人一合计,一起投奔了襄公的大仇人公孙无知。

夙敌勾结,开始策划一场大的叛乱。

要说只这几个夙敌,齐襄公也不致迅速败亡,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襄公淫乱无度,欺辱大臣,自古就有“乱君必亡”的古训。再说,襄公淫乱得罪的不是一般人,偏偏是齐国的劲敌鲁国人,故事得从鲁桓公的夫人说起。

鲁桓公的夫人名叫文姜,是齐襄公同父异母的妹妹。鲁桓公要到齐国去访问,未听大臣的劝告,带了文姜一起去。他不曾想,这下就给自己酿成了绝命之灾。由于这文姜长得漂亮,早年未出嫁时就与哥哥齐襄公私通

过,后来嫁为鲁桓公的夫人,可鲁桓公并不知道这一段故事,还以为带夫人同去齐国能够拉进两君之间的关系,他万万没有想到,夫人文姜和齐襄公一见顿时旧情复发,难以把持。两人再次私通淫乱,此事被鲁桓公得知,于是气恼地指责夫人不知廉耻。说来这文姜真不是个东西,她与哥哥襄公乱伦,竟不把鲁国堂堂的一国之君放在眼里,还把受夫君指责的事告诉了齐襄公,惹得襄公勃然大怒,伺机报复。齐襄公假借宴请鲁桓公,暗中派公子彭生行刺。就在彭生扶鲁桓公上车的时候,趁机砍断了鲁桓公的肋骨,桓公很快就因失血过多死在了车上。可怜鲁桓公,本为修好两国关系奔赴齐国,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丢性命。

不久,失去君主的鲁国上下一片讨彭之声,实际上是在谴责齐襄公不讲道义的残暴行径。为了平息鲁国人的怨怒,齐襄公不得不派人杀掉了公子彭生,向鲁国人民谢罪。

倒也真应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古话,齐襄公做了这件恶事不久,自己也患上了心理疾病,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叫做幻想症,可当时的人哪里听说过这么个词儿,都认为襄公是死鬼附身了。没人跟他过不去,整天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看到什么东西,都把它幻想成死鬼公子彭生。左右上下绞尽脑汁想把君主这怪病治好,于是为了消除死鬼彭生给他带来的惊吓,有意安排了一个局。这年五月的一天,一行人陪齐襄公到野外打猎,忽见一只野猪奔过,襄公这幻想症正在要犯未犯的当口,侍从突然大喊道:此乃公子彭生!其实这既不是公子彭生,也不是一头真的野猪,而是侍从们有意安排的披着野猪皮佯装公子彭生的真人。他们本想叫君主一箭射中“野猪”,打消心中的忧虑,赶走缠身的怪病,未想到“野猪”没被射中要害,疼得站起身嚎叫起来。襄公本来就心有余悸,见这野猪忽然现了人形,更是惊魂不已,身子一软从车上摔落在地,不但脚骨受伤,连鞋子也不见了。

襄公怪病不愈,越来越忧虑多疑而狂乱暴躁。谁最高兴呢?前面提到的公孙无知。公孙无知一直图谋反叛,见时机已到,便开始行动了。首先杀死了襄公的侍卫,闯进宫去,寻找仇人。由于侍从事先向宫里通报了消息,襄公仓皇藏身至宫门后。结果却在门下露了马脚,襄公被揪出杀死。是年,公孙无知被拥立为国君。

齐襄公之死与管仲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前面说过,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鲍叔辅佐公子小白,由于襄公容不得公子小白,在作乱开始

之前，鲍叔就护送小白投奔了莒国，流亡他乡。襄公被杀后，管仲唯恐公孙无知斩尽杀绝，赶紧与召忽一起护送公子纠投奔了鲁国。

早在管仲和鲍叔两人分手之前，就曾经相互商定，两人分别辅佐公子纠和公子小白，无论将来是哪个公子继位，两人都回来一起辅佐君主成就大事。

这公子纠与公子小白各奔东西，远离了齐国，远离了君位，管仲的政治抱负如何实现呢？

■ 纠白争位

公孙无知头年秋天凭不义之举夺得了君权，古人最恨不义之举，于是在第二年春天，齐国大夫雍林便杀死了公孙无知，让他在君位上只得意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齐国无君，局面混乱，齐国大夫与鲁国订立盟约，急召二公子纠回国继承君位。但鲁国为谋求自身利益，长达半年迟迟未送公子纠回国，一直到了这年的夏天，忽然得知齐国背盟，最有权势的高子和国子两位正卿将要迎立三公子小白回国即位，鲁国这才急了，决定伐齐纳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

兄弟相争，你死我活，相煎太急。这时的管仲、召忽与鲍叔等同盟好友，也不得不效忠其主，做好了殉命其主的准备。

两路护卫大军都急奔齐国而去，各护其主，不敢延误。为了防止公子小白捷足先登，管仲率领一队人马在途中追堵，结果在乾时之地与小白的护卫部队相遇交战。管仲勇猛顽强，冲破了护卫部队，飞马向前，一箭射中了公子小白的心窝，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上。管仲以为小白已死，大功告成，于是飞身上马，奔回鲁营报喜。殊不知，小白此时安然无恙，他正为管仲的疏忽大意而暗中窃喜呢。原来，管仲这一箭虽正中小白的心窝，但无奈他贵人命大，这一箭不偏不倚正射中了小白胸前铜质的衣带钩，正是这衣带钩保住了他的性命。小白也生性极其聪明，若是换了脑子慢点的，绝不会在那一瞬间反应如此之快，佯装中箭，顺势坠马倒地，肯定要与对方决一死战。小白这一装死，果然就瞒过了机智过人的管仲。

正当管仲一行飞马回营报喜的时候，公子小白一行快马加鞭直奔齐都，公子纠因心患已除而麻痹大意，于是全营上下欢喜庆贺，不慌不忙地向齐国进发。

结果，公子小白一行率先赶到了齐都，高子和国子两位正卿急忙迎

接,拥立小白为齐国的国君,这就是后来成就霸业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六天之后,鲁军才护送公子纠赶到了齐国,可这时小白已经即位,等待鲁军和公子纠的自然是一场恶战。齐鲁在乾时展开激战,结果鲁军大败,鲁庄公乘坐的车子成了齐军的战利品,他本人也差点做了阶下囚,公子纠和管仲、召忽等人不得不随着惨败的鲁军一起回到了鲁国。

齐桓公为了立稳君位,必定先要铲除后患,威逼鲁国杀死公子纠。照着臣为其主的常理,管仲即使不被齐桓公杀死,恐怕也无颜活在世上,或许是自夺性命,因为坐上齐国君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亲手射杀的齐桓公,只要桓公在位,哪里还会有管仲的出头之日?管仲的政治抱负又如何得以实现?

故事到此,像是到了结局时刻,如果后来没有奇迹发生,也就必定没有管仲那些流传千古的功业和故事了。

■管鲍之交

奇迹往往出现在那些非同寻常的人们身上,管仲就是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于是他欣然接受了奇迹的惠顾。

在管仲的早年经历和仕途生涯中,我们多次提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于管仲的一生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就是鲍叔。鲍叔是这次奇迹的制造者,也正是他所特有的宽容大度和诚信刚直的人格,使他成为这场备受历史关注的奇迹的制造者。

从管仲早年坎坷的经历中,我们已经对鲍叔的为人略知一二。我们已经知道,在他俩早年一起经商时,管仲常在分利时多贪多占,鲍叔不但不生气,反而体谅管仲,说他因家贫才这样;在他俩一起谋事失败时,鲍叔不但不介意,反而安慰管仲,说他因时局不利才这样;在他俩一起入仕时,管仲屡次被君驱逐,鲍叔不但不嫌弃,反而理解管仲,说他因生不逢时才这样;在他俩一起参军打仗时,管仲多次当逃兵开小差,鲍叔不但不鄙视,反而同情管仲,说他因家有老母才这样。

仅凭上述经历,说鲍叔宽容大度、仗义疏财一点也不过分,但作为高风亮节而被流芳千古、广为颂扬的故事还不是这一段,而是后来鲍叔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相位让给了管仲,使本来难免一死的管仲登上了宰相高位,而他自己却舍弃名利,甘居下位。这段故事还得从公子小白即位后准备着手安定国家开始说起。

公子小白被拥立为齐桓公,他深知得好好感谢一个人,那就是一心一

意辅佐他的鲍叔。齐桓公当然不知道鲍叔当年曾拒绝辅佐他的那段往事，只是通过与鲍叔在莒国的那段患难经历，他深知鲍叔对他忠诚不贰，是最值得他信赖的人，他要安定齐国，必定离不开鲍叔的辅佐，因此，他决定把宰相权柄交给鲍叔。

就在即位不久的一天，桓公对鲍叔表达了这番心意，想不到鲍叔竟然谢绝了，对他说：“只要得到管仲和召忽，齐国就能安定了。”一听这话，桓公有些恼火和不解，说他们可都是我的仇人，要不是衣带钩帮了我的忙，我这条命就丢在管仲手上了，叫我怎么任用他？要他们回齐国，不光我不能容忍，齐国上下也不会容忍，毕竟当初他们真的想杀了我。

为了说服桓公，鲍叔不得不把那段往事和盘托出，说当年要不是管仲坚持，他和桓公恐怕还没有这种君臣缘分呢，而后他又坚持说：“治理国家非我所能胜任，我只是个庸碌之臣，只有管仲能担此重任。”桓公越发不理解鲍叔了，说宰相之位人人都想争夺，我给了你你还不接受，这管仲有何德何能呢？鲍叔说：“我有五个方面比不上管仲：宽惠爱民，我不如他；治国不失权柄，我不如他；以忠信结交诸侯，我不如他；制定礼义约束四方，我不如他；指挥作战，建设军队，使百姓奋勇杀敌，我不如他。管仲犹如百姓之父母，欲治其子女，不可不用其父母。”

听到鲍叔的肺腑之言，桓公终于有些动容，才知这管仲的眼光和才能非常人可比，但他仍决心未定，毕竟与管仲有着一箭之仇。这时，鲍叔为救老友，也为了给齐国挽回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桓公再次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若是赶紧行动，还能把管仲召回来，若是犹豫不决，管仲恐怕就召回不来了。鲁国有个大臣叫施伯，此人深知管仲的聪明才智，必定谋划把鲁国的国政交给管仲。如果管仲接受了，鲁国肯定能削弱齐国；如果管仲不接受，鲁国知道他要返回齐国，必定会杀了他，决不会让他日后使齐国削弱鲁国。”

听了这番话，齐桓公才真正动了心。但他依旧有所顾虑：管仲辅佐公子纠，又与他有一箭之仇，他肯定知道回来的处境，说不定会在鲁国执政或自绝于鲁国，而不会回齐国来的。鲍叔听了桓公的疑问，见桓公心已松动，便说出了管仲真正的理想和抱负：“我了解管仲，他不是那样的人。管仲不会为公子纠一人而死，他的理想是安定齐国社稷，为鲁国执政会削弱齐国，他决不会做那样的事。管仲事奉君主从无二心，他肯效力于公子纠，同样也会效力于您，虽然知道不肯为鲁国执政可能是死路一条，他也肯定

不会接受的。您如果想安定齐国社稷,就快快把他接回来吧,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鲍叔的一番番力劝,使桓公颇为感动,终于放弃了一箭之仇,下定决心,召管仲和召忽回国。

就在此时,鲁国那边,果然施伯已经在劝说鲁君:要么重用管仲,要么杀掉他。但一切还没来得及实施,齐国使者就赶到了。齐国要求杀死公子纠,押解管仲和召忽回齐治罪。狡猾的施伯虽看出了齐国的真正用意:治罪是假,重用是真,但又怕杀死管仲得罪了其至友鲍叔,来日以武力威胁,于是只好杀死了公子纠,把管仲和召忽二人押送给了齐使。

据说,这位齐国的使者正是鲍叔。为了佯装对管仲命运未卜的担忧,鲍叔在捆绑押解管召二人上槛车时嚎啕大哭。就在回归齐国的路上,召忽为公子纠自刎而死,用他的话讲,是以死成就了德行,他觉得其主被杀而自己受到重用,是对臣子莫大的侮辱,于是选择了不归路。而管仲呢,认为自己选择的是条生路,他冒着被误解被诛杀的危险,大义凛然回到了齐国,他认为不需要以死树德,而是要活着成就功名,成就定国安邦的大业,正如司马迁《史记》中所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人。

管仲和召忽一生一死,两种命运,阴阳相隔,与其说是两人道德观念的不同,不如说是政治理想的不同。管仲的政治雄心海阔天高,他想让自己变成一只展翅高飞的鹰,冲向云端,俯瞰天下,完成霸业。他懂得,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必须忍辱负重,必须回到齐国,向齐桓公负荆请罪,即使杀头也在所不辞。这种远大的胸怀,只有他的至友鲍叔心知肚明。

管仲明白,他这次能活着返回齐国,全是鲍叔之功,鲍叔冒死把他推到相位,对他真是恩重如山。缘于此,他一生感念与鲍叔的情谊,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他总能得到鲍叔的鼎力相助与理解,所以在鲍叔死时他痛哭失声,发自肺腑地感叹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归齐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已成为管鲍之交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在堂阜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后人建立了一座标志性建筑——夷吾亭。看到夷吾亭,就能想起这段古老的故事,管鲍之交于是成了流传千古的美谈。

■登位宰相

话说鲍叔押解着管仲的槛车到了齐国的堂阜,便停了下来,鲍叔迫不

及待地将管仲迎出槛车,松掉他身上绳索,为他三次沐浴,换上新衣,并举行了除灾仪式。

前面说了鲍叔的大度宽容,没有他不遗余力的推荐,就不会有管仲归齐这件事发生,齐国也就不会出现像他这样伟大的功臣。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忽略,此人就是齐桓公。齐桓公如果是个度量狭窄没有眼光的人,管仲即使回到齐国也不会被重用,那样就白白浪费了一个良材。幸运的是,齐桓公的大度宽容也非一般政治家可比,他能不计前嫌,为齐国大业而泯一箭之仇,把执掌国政的重任交给管仲,此举何其伟大哉!

正是由于桓公抱定了重用管仲的态度,所以在管仲踏上齐国的土地之后,桓公丝毫不敢怠慢,他早早赶到郊外迎接管仲。

经历了一路颠簸饥饿的艰苦行程和鲍叔的讲述,管仲心里早已有底,他明白刚刚登上君位的齐桓公必定是个心胸宽广干大事业的人,不然也不会不记前仇重用自己,他的政治抱负或许可以通过这个人得以实现。管仲一路思来想去,越发对这个即将谋面的齐桓公心存感激。远远望见前来迎接他的齐桓公,管仲连忙折叠帽缨整理衣襟,让人执斧站在身后,快步上前对桓公俯首跪拜,他是在以罪臣之礼拜见桓公,这里面包含的意味是:我是个死囚,要砍要杀任由君便。

桓公急忙下令撤走执斧人,扶起管仲,与他一起乘车同归齐都。来到庙堂之上,两人正式以君臣之礼拜见,桓公摆下丰盛的酒席,隆重宴请管仲。

酒过三巡,桓公开始请教为政之道,管仲滔滔不绝,讲述先王的治国之道,提出为政治国的种种设想。桓公听罢,心里非常激动,他对管仲十分满意,于是准备斋戒十日,正式聘任管仲为宰相。

其实在此之前,桓公对任用管仲为相一事已经在大臣中间进行了调研,大臣中并不是没有非议,有人就不同意管仲当宰相,认为他改事其主是个严重的失节行为,为宗法传统所不容;还有人甚至当面质问桓公,管仲何德何能而受此重用?对此,桓公都耐心回答,坚守初衷。这一方面说明,桓公能排斥非议重用管仲,此举实属不易;另一方面说明,管仲走马上任之时,内心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若不是他早年练就的忍辱负重的性格,他是没有勇气担此重任的。

十天之后,聘任仪式庄严举行。此时管仲早已成竹在胸,如桓公此次